



王
干 / 著

中国书籍文学馆

名家文存

隔行通气



之所以将微博冠之以文学，
我觉得目前微博文学性还是大于传媒性
文本的修辞性和情绪的无遮蔽表述上，
和文学诸多面是切割的。

王干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中国书籍文学馆

名家文存

隔纤通氣

王干题



王

干 /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隔行通气/王干著.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4.3

(中国书籍文学馆·名家文存)

ISBN 978-7-5068-3943-3

I. ①隔… II. ①王…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6215号



隔行通气

王干著

图书策划 武斌 崔付建

责任编辑 牛翠宇 卢安然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邮编:100073)

电话 (010) 52257143(总编室) (010) 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数 117千字

印张 14.25

版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68-3943-3

定价 28.80元

目
录

第一辑
吃的闲话

- 002 吃什么
- 004 和谁吃
- 007 在哪儿吃
- 009 酒桌上的红颜
- 011 点菜是个美学问题
- 013 喝酒是个军事问题
- 016 汪氏父子之美食
- 019 马铃薯的文学素
- 022 知青饭店
- 024 初吃河豚
- 026 明府鲞
- 030 味 道
- 032 苦 味
- 034 怪 吃
- 037 酿酒颂
- 040 随笔与茶

第二辑
影视杂弹

- 044 张艺谋是审美的“吸血鬼”
- 046 《建党伟业》少了鲁迅不合适
- 048 《泰囧》隐藏的三大主题
- 051 《非诚勿扰》的文化挑战
- 053 《借枪》二题
- 057 春晚四题

第三辑
文坛随议

- 064 北京人的“三仇”和上海人的“三愁”
- 067 2009年十大文化事件：怎一个“钱”字了得
- 070 2010年好读的11部小说
- 077 真假子弹在飞：2010年文化事件回顾
- 080 2011年十七个词：临界的中国疼痛着
- 083 博客是一种软文学
- 086 人民有被语录的权利
- 088 从灌水到炼油
- 092 这是人民自己的文学

第四辑
阅城读乡

- 094 当代的“床前明月光”
- 098 向鲁迅学习散文
- 100 周国平、毕淑敏、史铁生惹谁了？
- 102 李承鹏是一种文体
- 105 让学生未老先衰的高考作文题目
- 107 不拿枪的敌人
- 112 在北京，无人知道你是一条鱼
- 115 南京四篇
- 122 芝加哥建筑与个园假山
- 125 杭州复调
- 129 如何进入重庆
- 132 云南七章
- 143 夜游黄果树
- 145 在临沧参茶

第五辑

世界杯影

- 150 世界杯开幕式独少一人
- 152 梅西命如贝克汉姆
- 154 马拉多拉学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 156 巴西出局说明穆里尼奥神话的破灭
- 158 荷兰才露尖尖角，就有大力神立上头
- 160 误判是世界杯的毒瘤
- 163 黄健翔四周年祭
- 165 足球也凹造，世界杯也凹造
- 167 挺英格兰的三十三又三分之一理由
- 169 再挺英格兰的三十三又三分之一理由 ×2
- 171 腐朽的没落的资本主义踢法
- 173 伟大的嗓门无处报国
- 175 别让世界杯成了欧洲杯
- 177 玻璃美人又碎了，一地不可捡拾的美丽
- 179 足球与婚礼
- 181 意大利夺冠：刘邦如何胜项羽

第六辑
门外论道

- 186 春天的期盼
- 188 特别球迷
- 190 足球与围棋
- 192 韩国之鉴
- 194 关键时刻
- 197 平局难踢
- 199 折 磨
- 201 痴情球迷无情球
- 203 两负伊朗说明什么
- 205 当一回场外教练
- 207 防守的问题也是素质的问题
- 209 “身体”热没热
- 211 输出老茧来了
- 213 虎头蛇尾的赛制
- 215 年终结算



第一辑

吃的闲话

吃什么

什么是物质贫困时期困扰人们的大问题，经过战乱、灾荒、动乱的人们都记得为吃什么而犯愁。榆树叶、槐花、树根、野菜甚至观音土是那个时候经常用来填肚子的替代品。可现在生活好起来了，我们也常常为吃什么犯愁。经常一家人不知道下一顿吃什么好，不是没有吃，而是吃什么都不香。人啊，就是贱，少一顿，犯浑，多一顿，没胃口。

所以，聚会。

中国人聚会，基本是聚餐，是为聚餐找理由，为吃找由头。开会是一定要吃饭的，如果不吃饭，这会是没法开的，或者说主办者是拎不清的，北京话说，是有点二。备了饭，没人吃，不要紧，但不备饭，这会等于白开。

吃会，是干部们经常的工作，因会而吃，因吃而会，正常得很。在物质贫困期，干部们为了改善伙食找理由开会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那也是当时老百姓恨得牙齿痒痒的主要原因。平民饥肠辘辘，而干部借开会大吃大喝，这是“文革”期间大字报最常见的内容。

老百姓没会可吃，就吃节。节日是一个民族的风俗，但很多的节日是

和吃联系在一起的，至少中国的节日是少不了吃。春节吃年夜饭、元宵节吃汤圆、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饼，一个节一个吃法，一个节吃一个品种。唯一的寒食节是不动火的，但好像没传下来，中国很多人现在已经不知道寒食节。在寒食节发端的时节，就没有认真地执行，“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既然不能完全推广，寒食节自然就废了。没有吃喝的节日，是没有生命力的。

光吃节日是不够的，因此又添了红白喜事，生日、满月、过周、祝寿，这些年又添了年会、谢师宴、光棍节、店庆、社庆、厂庆等等五花八门找吃的名目。当然现在的这些事有些变味，最早的红白喜事，往往是邻里街坊、亲朋好友为某家的一个仪式大家凑份子吃一顿。而现在有些变成另一种“拉赞助”，贪官常常借请客敛财，以至于某地有限制官员请客不能超过几桌的硬性规定。明星、财主则借机来显摆奢华，网上直播，民间艳羡。本人今年曾为婚宴联系过诸多饭店，起步常常是三十桌。这是吃什么啊？二三百人是公司开年会啊。如此可见社会风气之浮华。

贺晋也是吃饭最大的理由。晋升了，自然要庆祝。向来有贺晋不贺退的说法，因为进步、成功、晋升是喜事，退位、离岗、“二线”则有点不那么风光，一般是不会再去作投资性的宴请的。近来我听说老作家王蒙为一位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朋友办了一席酒，明确表示贺退。贺晋，人之常情，贺退，能见境界。

吃会所，是京城近年来的风气。会所也成为高档消费的代名词，京城处处会所可见，或隐或现，或远或近，或雅或俗。但会所常常吃的不是菜，不是味道，不是情分，是人脉，吃人。

和谁吃

吃饭不是问题，和谁吃是个问题。

吃——约吃饭，就问：都有谁啊？生人太多是不愿去的，生人多了，你一个人就是局外人，也是多余人。每个人都不愿意自己是多余的，都觉得自己是必需的，平常在单位边缘化，到个饭局也叨陪末座，很不爽的。

如果有脾气不投的也不愿意去的，话不投机半句多。中国人吃饭，必须叽叽喳喳的，如果吃得冷冷清清，是组织者的失败。吃饭前，档次、环境重要，但开吃后，气氛比档次更重要。有两人专门抬杠，或者主人老是吃啊吃啊的劝，这饭局多半是失败的，中国有句成语叫一人向隅，满座不欢，那向隅者，是饭局的大敌。

中国人的表达欲在正式场合大多比较含蓄，但在饭局上异常活跃。尤其是三杯下肚，合适的人在一起，那妙语接着妙语，调侃接着调侃，豪气接着豪气，爆豆似的热烈。平常少言寡语的，在这个时候，也忍不住竞相发言。

改革开放初期，胡耀邦曾经竭力倡导分餐制，分餐制的好处自然很多，

但是分餐制在中国不大行得通。中国人的大家庭，几代同堂，是福气，也是文化。所谓钟鸣鼎食之家，也是说大家庭的繁荣气氛，但肯定不是分餐制。开会天天吃自助餐，不吃桌餐，大家情绪就比较压抑。患有忧郁症的人，大多是厌食的，尤其厌烦和大家一起进餐，如果整天和人吃喝，这人的忧郁症是可以缓解的。

西方人习惯一个人吃，中国人很不习惯一个人吃。分餐制是西餐的吃法，西餐适宜分餐，比如西餐很少动物内脏，他们爱吃的是块状的肉。中餐分餐就有问题，谁吃鱼头，谁吃鱼尾，谁吃鸡翅谁吃鸡爪，是个问题。中餐任由大家选择，各取所需，爱吃鱼头就夹鱼头，爱吃鸡爪就嫌鸡爪，同好者看谁下手快，中国人吃饭倒是体现了充分的民主精神和自由竞争的意识。

如果给大家出两道测试题，你最喜欢和谁吃，最不喜欢和谁吃，不知道回答的结果是不是一样的。最喜欢的不会是家人，最不喜欢的也不是家人。因为家人是不用选择的，所以难言喜欢不喜欢。但恐怕所有人都不喜欢吃饭一声不吭的闷子，他既不劝酒，也不愿意被劝，他不评点菜的好坏，对你的评点也不置可否。闷头吃饭，不是饿死鬼投的胎，就是乏味的哲学家。

好的饭伴，除了口才外，还要胃口好。如果口才好，不动筷子，你只能当听众，你也不好意思盯着吃。好的饭伴会说，让你开心开胃；他的胃口好，也刺激你的胃口。比如北大教授张颐武是著名的学者，又是电视脱口秀的明星，能吃善饮，和他吃饭不但长知识，而且吃啥啥香。他平常很忙，但逢年过节公务少些，我们约上他全家一聚，秀口才，秀味蕾，秀酒量。小饭店，家常菜，淮扬系，酒自带，必备足。

其实，现代人更多的时候常常一人独吃，中午单位的盒饭质量再高，你也是不能拉人喝酒的。当然下班回家，孤独感自然消失。但假如还是一个人吃呢？王杰的歌词唱道：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一个人吃饭并不可耻，

但孤独时常会袭来。唐代大诗人李白是诗中仙，他化孤独为神奇，一人饮酒，常常是苦酒，但他却饮出境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孤独的快意，快意的孤独。明朗的孤独，孤独的明朗。2008年太太去美国探亲，时间长了点，我一个人在快餐店吃饭，常常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孤独感滋生。面对李白，我很惭愧。

在哪儿吃

哪儿吃好？
在家里，太烦。

排挡，太乱。

酒店，一般。

每次和亲友吃饭，似乎都要为选择地点费点思量。

以前请客吃饭好办，无疑是在家里，因为在饭店酒店吃饭的被称为客官。客官者，无家可归者。不能说那些饭店、酒店都是为那些行色匆匆的旅客专门而设，但饭店、酒店的兴起肯定与人口的流动关系密切。本地人，即使办红白喜事也在家，最多在外面拉个帐篷。

今天吃饭店不是旅行者的专利了，饭店作为第三产业已经成为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了。当然饭店分级，酒店标星，让吃饭也成为一次身份和等级的确认。三十年前，请客常在家里，进饭店被视为奢侈的举动。而如今，饭店遍地开花，各种层次和等级的饭店分工明确，在家做饭作为上班族的累赘，已经被社会化的第三产业切除。做饭者，常常是有闲者、爱

好者和非高薪者，社区里那些快餐小店发挥着当年食堂的功能。

美食爱好者、饕餮之徒则常常为何处用餐发愁。

五星酒店，环境优雅，但味道常常不如人意，甚至牌头越大的味道越差。前不久全国作代会代表住在一家老牌的五星酒店，这家与共和国名声差不多响亮的饭店的自助餐，让代表们头疼不已，很多人都跑到附近的小饭店吃饭，有的女作家甚至去吃麦当劳。当然也有菜味好的五星酒店，但价格昂贵，不宜常吃。

在北京吃饭更麻烦，因为这个移民城市，口味东南西北，爱好酸甜苦辣，饭店更是琳琅满目，五味杂陈。当然如果是老食客聚会，好办，就是那几个点儿。比如我与朋友聚会，去得最多的是云腾食府，那儿的云南菜对我们的胃口。但也有差点失算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出版社请江苏赵本夫、范小青等一干作家吃饭，社长潘凯雄说，请他们吃江苏风味的吧，我说，他们天天吃江苏菜，到北京还吃？于是根据我的建议，就去了云腾食府。没想到，刚坐下，范小青因为是老同事，就毫不客气批评我：王干怎么安排我们吃云南菜，又酸又辣。其他人的表情也在附和。

我说，云南菜不只是又酸又辣，有非常对江苏人胃口的。大家将信将疑，还好，这一顿吃了一半，大家就很开心，云腿小月饼、蒙自年糕加了三次，酒喝了四瓶。事后想想，这样的安排带有一定的风险，因为范小青们在开心之余，还怀疑这是不是正宗的云南菜。

很多人到北京来，想吃北京风味，而北京风味对异乡来的人，是不大对胃口的。尤其是那些游客，匆匆排队，急急忙忙吃烤鸭（很可能是凉的），味道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很多人对北京的风味是口头赞誉心里低估的，很多人对北京人的饮食生活是深表同情的。我的妹妹到北京来，我们一家带她吃烤鸭，吃炸酱面，吃涮羊肉，吃我们认为有北京特色的菜肴，她也高高兴兴地走了。没想到去年春节回家，妹妹很认真地说，你们退休以后还是回家养老吧。我说，为什么？她迟疑了半天，说，那儿的菜太难吃了。

天哪！原来我选错了吃饭的地方！

酒桌上的红颜

秀色可餐，形容美貌动人无比，只有用吃来作为最高的境界。中国文化一大特点是善于用吃来比喻，“治大国如烹小鲜”，说的是治国这样的大事，“狗行千里吃屎”，是说本性难移，“吃亏”，是说失利、失势、失败，是亏损、溃退、蚀本，但无可挽回，因为吃进去了。

秀色可餐，这秀往往不好吃，吃下去，也吞不下，吞下去了，也消化不了。消化了，也会带来倾国倾城的隐患，因为“自古红颜多薄命”，于是有女人祸水的错误之说。但餐桌上无“秀”，也往往缺少了很多的滋味。八条汉子、十条汉子在那喝酒，是一种变相的斗殴，是酒劲的较量，但如果有红颜的加入，就另有意昧了。原因古代君王饮酒，必有美女歌舞，今日权贵聚餐，少不了靓女名模。酒色财气，财气最能通过酒色体现。

喝酒不是男人的专利，酒桌上常常不缺红颜高手。女性微醺，会比平常多几分娇媚和柔情，《红楼梦》里史湘云被人称颂，除了那一手好诗外，还离不开那次著名的醉酒。第六十二回，史湘云和林黛玉比才斗诗玩谜语，先赢后输，被罚醉，因而有了文学史上的著名描写：“果见湘云卧于山石僻